



山先生文集

六十七之八

〇二七八

16
1533
28



門和16
號1593
卷28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隨筆三 百四十二條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而

入泰伯何故斷髮文身

圓者動方者靜動者圓靜者方

天果何色乎云蒼天云青天莊子曰天之蒼蒼其

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周易云天玄地黃

素問曰天明則日月不明然則夜半黑濼濼地

是天色歟

有一大磐石打破大地入于黃泉之底之下之又
底則其石果有所隕止耶隕而入于無底之空
處畢竟不可有至止耶

朱子言人身在天中猶魚在水裏魚內外皆水也
人身內外亦皆天也

人生之始如何程子有氣化形化之論今有一俵
米年久穀飛為蠱又掘地為坑燒盡其土及草
耕一且雨集濕蒸自生草萊又蟲魚自生

傳說降自天朱子於楚詞辨證論之未審一箇長

男果自天降下乎不然則說父母後其何人歟

程子曰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長安便是京
師心也天也一耶二耶

介葛盧知牛鳴公冶長解鳥聲後世亦有知禽獸
之音而辯之者耶

堯舜之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若能知之則所
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者在於茲歟

歌哭不同日蓋歌則終其日不可哭歟哭則終其
日亦不可歌歟是所以程蘇之有論也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不日歌則不哭

堯黃帝玄孫舜黃帝八代孫然則娥皇女英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何故妻舜乎此世系不可

據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林希逸以為朝聞道夕死可也便此意也朱子云顏子死而不亡與仁者

壽合言之如何

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也孟子引孔子曰君哉舜也

大哉君哉奈何

明王陽明曰堯舜千鑑文王孔子九百鑑湯武八

百鑑然則聖人亦有大小優劣耶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不聞有

申子孫夷齊豈不孝哉

史伯夷傳夷齊餓死顏淵早死盜跖橫行天下而

而以壽終然則福善禍淫之天道焉在哉

孔子稱文王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

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未知文王不崩紂惡未悛

及十有三年文王亦有牧野之興乎

昌黎美里操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程子曰能
道文王心也未審文王罪何當誅哉紂又何聖

明哉

衛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然

其子作詩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申生不明驪姬之讒而雉經謂之恭世子可明其

譖歟可無以死歟

鬪穀於菟在夢澤虎乳之揚香以孝善搏虎老子

曰陸行不避虎兇莊周曰入火不熱入水不濕

又遊方外者有惠遠馴虎谿之虎有四睡而虎

居于一焉且又有虎不食澗邊兒有一僧浴蛟

池而不害然周公驅虎豹而遠之禹驅蛇龍而

放之洎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

也又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或曰虎豹不噉

老莊歟又不害聖人歟

使人則取信歟取智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未審知者不樂山乎仁者不

樂水乎知仁之於山水以為奈何

子鈞而不綱セス弋不射宿是義而仁也程子鳩頌曰
殺則害仁放則害義仁與義果一與二歟
象欲殺舜然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是事於我儒談
何容易ト銜釋附儒久矣一日見沙門妙超行
狀云洗心子玄惠借儒者九人參朝欲破禪宗
禪宗若有奇特事吾儕豈敢諸儒徵詰諸方禪
將無有當意者諸儒聞師答特來問云禪宗手
段如何師云以虛偽示真實儒云聖人有虛言
否師云有儒云既是聖人有甚虛言師云不見

孟子有之象已謂殺舜了入宮見舜在床琴舜
見象來而喜豈不是虛偽其間激揚鏗鏘問答
罷儒者却問師云畢竟如何決斷此義去也師
曰舜却殺象了也諸儒皆稽顙云古人曰禪
人說儒儒亦禪今見妙超之言以舜象為未了
公案
孔子於匡人曰匡人其如予何於桓魋曰桓魋其
如予何聖人明知彼違天不害已然亦時或有
微服過宋之事人事盡處天理自存矣他人猶

然況友于乎舜能知象不能害已唯親愛而已
矣却恐我訓弟之未至而如此也焉知他日象
不悛惡哉焉不知象亦如瞽瞍九若哉彼以兄
弟之道來故舜同其憂喜何偽哉妙超不知也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
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然則聖人且有過歟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舜
之於象周公之於管蔡易地皆然
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或問朱子曰鯀既被

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
問禹以鯀為有罪而又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
曰且知而今人其父打碎箇人一件家事其子
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惡
聖人誅其父用其子其子亦是聖人而如此矣若
堯殺瞽瞍而用舜舜又事堯便如禹歟瞽瞍有
罪若如鯀則可然歟然彼殺父而臯陶執之則
舜負之而逃奈何
禹有怨乎曰有怨豈風小弁怨不怨可并見矣然

禹不可死舜也

父有善道則終身不可改而又以為子孫家法若其非道乃可速改而從善父雖猶在而幾諫且孰諫可也然則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者如何

周公遭流言時太公召公無一言說成王者何哉

史逸歟

武王九十三崩時成王年纔幼歲武王何故老耄無元妃遽取呂牙老漁之女子而初生成王耶

成王即位三十七年然則齡五十歲而崩歟

聖人愧一夫不獲其所以武王之聖不訪伯夷之賢以周召太公之輔佐不舉伯夷是又可疑薛文清曰命夫或曰是蓋當時史逸耶抑又古書不傳于世耶想其武王於伯夷亦猶如於箕子微子歟不然則武王克商一二年之間夷齊已死歟未死亦必不可出歟
三仁有優劣歟又有難易歟
舜之誅四凶也舜自誅之歟承堯命而后誅之歟

孰讀典謨則知舜告堯以誅之耳是在堯未崩
而舜攝政之際也故左傳曰堯殛鯀于羽山然
則四凶之惡愆何不在堯時而在舜時乎程子
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
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
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
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
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
也

衛公子州吁弑桓公石碻子厚與州吁遊碻殺州
吁及厚于陳君子以為太義滅親後世子殺其
父者藉口于此語矣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后世
以妾為妻以庶為嫡者亦藉口于此語矣

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此意雖好而后世
有廢學之弊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於是
有禹稷咎繇讀何書之論出焉是皆古語之誤
入者也

高祖以項羽將烹太公乃曰我與羽為兄弟之約

我翁即乃翁若烹之分其羹未知高祖識其不可烹而言烹之歟實棄父而代天下歟

丁公屬楚而逐高祖急高祖曰兩雄豈克哉丁公

脫高祖及天下已平丁公來見高祖高祖曰使

項羽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高祖固少恩哉

然不斬之則無可以示天下如何

管仲魏徵並稱奈何始無罪而後有功者管仲也

初有罪而後雖有功然不捨其罪者王珪魏徵

也是程子所以駁温公通鑑也然王魏俱有高

祖之命則可屬建成可屬世民亦只是高祖之

命而已此言如何

太宗縱囚果信于天下諸民乎不然好名者乎

父與夫何愈是雍糾妻救父而殺夫也為婦人若

斯之變當為奈何

韓非子謂君嘗令曰我寢卧則人不可近近當有

刑一日君浴而后卧天寒小臣恐其可以風取

衣衣君君寤而乃曰衣我者誰小臣對以實遂

斬小臣蓋殺之則有可恤之情而又不可謂無

忠也不殺則法令不行而無以可防他自也此
法極則拱手不可接嫂溺與秦銷刀劍群臣上
殿不聽佩刀故群臣無劍擊前軻
文王用太公一旦舉之漁釣之間恐人不能信而
託之卜筮與曰否聖人無偽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武王之所為是則
夷齊之所為非也夷齊之所為是則武王太公
之所為非也扣馬鷹揚道並行而不相悖如何
殺牛與祭鐘禮也不忍殺無罪之牛仁也不可廢

鐘故以羊易牛非牛大而羊小之謂也然則羊
亦無罪何不忍於牛而忍於羊哉見牛未見羊
豈翅此而已哉以雞易狗以羊易豕隨時而宜
之可也耶若不知輕重之權則必至於梁武以
麵食代宗廟犧牲之流豈可乎

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子迅雷風烈必變
必變與弗迷如何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黃山谷參晦堂曰

聞桂香不曰谷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鶴林曰豈
惟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

北齊簡平王八歲時問將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

在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王曰有神當云祭神

神在何煩如字裕不能答

程子遺書曰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

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

問某尋

或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群臣之祖父若真有物

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日用之間者

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

爾而發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

有一物耶朱子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

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

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

又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范氏曰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

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

程子曰伯有為厲是一種道理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是與陶元亮木欣欣以向榮如何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四通八達

程子曰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
樂何事

孟子曰舜五十而慕又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鄭
玄注禮記引孟子曰舜五十而不失赤子之心
此意如何

老子曰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我獨泊兮其
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又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又曰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又曰含
德之厚比於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
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啜和之
至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所謂赤子良知與老子所謂嬰兒赤子同歟異歟

程子曰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莊子曰渾沌日鑿一竅七日渾沌死

釋氏有盲聾啞三種病人之說又曰非見聞覺知

之所及又曰我不聞不見無盡可謂虛過也我

儒不然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又曰不役耳目自百度惟貞又曰非禮勿視聽言

動

程子遺書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器亦道道

亦器

程子曰王介甫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

程子曰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

程子曰蜀山人不處念十年便能前知

嵩山董五經前知程子消息人問之程子曰靜則

明

程子曰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程子曰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
軟

程子曰君實思慮紛亂時常以中為念則又為中

所亂却不如真一串數珠朱子曰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氣象為如何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

朱子曰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同

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又曰動而無靜靜而

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

朱子曰易是無形影底物又曰易是無頭面底物

不可謂聖人做一箇謎

朱子曰麻木易乃不啣啣底脩養法不啣啣底日

時法

朱子曰象山說克己復禮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

毫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朱子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所謂鴛鴦

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象山曰青田無陸子靜新安無朱仲晦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朱子曰鳶飛魚躍皆是費而所以為費者試討箇

費來看南軒曰鳶飛魚躍仁在其中

朱子曰忠如瓶水恕如瓶水濕在盂

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尹氏曰雖知亦問謹之至也

以世俗見之知而問者不近於偽歟

史記孔子曰要盟則神不歆然則不心服而盟畏

威而盟或劫而誓者鬼神不享則皆可變約歟

神祇無爵歟或曰此語疑非孔子之言耶

漢楚約中分天下以和於是各引兵而還陳平張

良諫曰此養虎遺患也漢王背約逐項羽戰于

固陵良平之諫奈何

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子

房孔明孰愈

東漢趙苞殺母擊寇其後歐血死苞之所為奈何

可救母歟雖殺母而可代賊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或問釋

氏因果報應之說與此同異奈何

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食牛而牛肥使
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

楊朱為我墨翟兼愛兼愛為我孰難

四端出於理七情出於氣喜怒哀在事則理之當喜
怒者也然則七情又出於理乎

理與氣一歟二歟王守仁曰理者氣之條理氣者
理之運用

心性之辨奈何先儒曰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顏

子其心三月不違仁不違仁不踰矩皆性也或
曰人心心而道心性歟

人道廣大而有體有用蓋本心之德是體孝弟是
用也為仁則孝弟是體而仁民愛物是用也龜
山以萬物一體為仁則遺體上蔡以知覺為仁
則遺用奈何

曾子易箒子路結纆有優劣歟

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花者
不能繪其馨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焦弱侯曰繪

事後素其斯之謂乎

區海目曰聖人只說得一以貫之不魯說萬字終是後儒添出聖人知有一不知有萬萬即一處所以流出也一與萬原非對待若說一以貫萬則對待兩立一自一萬自萬

溫負嶠曰顏淵不遷怒與伯夷不念舊惡皆從克

已中來聖賢學問一途而已

智者動仁者靜按王介甫以動靜二字詰蘇子瞻瞻回聲曰精出為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也

介甫敲節嘆賞

朱子曰三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日月至私欲為主仁却為客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客有時而入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孔子退歟顏子退歟朱子語類存兩說孰讀集註則顏子退省其私也非孔子退也

程子曰魯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曰點之見雖高開却實又曰以二子見得此理無時無處而

不有也然只見得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
理會得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伊川謂稱其仁龜山
謂皆囿我之度內呂與叔曰洞然八荒皆在我
闕朱子曰歸猶與也天下之仁皆與其仁極言
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近世多依楊呂意而曰
歸之者返其宅也吾仁還於宅則合天下一原
之仁舉返於吾宅大虛之內有六合一體之規
模也然不若伊川朱子說得較實

李密陳情表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按密本蜀人
也蜀亡晉武帝徵之不就於是上此表夫先主
帝室之裔紹漢正統信非曹操漢賊之比也密
已以孝稱然稱舊君為偽朝豈忠臣孝子之所
忍哉奈何

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呂東萊曰
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
也弟之證兄先有證兄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
事也或問石碣之為父而不隱其子厚李璿之

為子而不隱其父懷光如何陳氏曰證父家之
私事私事主恩故見父而不見它人除亂國之
大事太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父子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子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
又曰道如肩人如手手能搖肩肩如何能搖手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者程子張子朱子之意載於
集註誰其間然矣而明李南黎曰常常調停此
心本體常止不以怒遷也常常點檢此心本體

常不以過二也鄭申甫曰南黎說工夫更妙
然當添四字曰心不以怒遷心不以過二熟讀
者可知集註之不可易也

周公欲代武王命此理有否
聖人無夢果無夢歟抑又無妄夢歟

邵子問曰雷何處起程子曰雷起所起
龍無形乎有形乎能大能小能屈能信能顯能隱
其靈不可測也然以有欲故人捕而醢之然則
果有形乎是如雷州人捕雷而食之之類歟龍

雷形之有無奈何

我邦稱天狗者果何為者哉以為狐魅之類歟抑

又深山幽谷自有一種厲鬼歟

世稱某人為某人之再生謂之後身所謂羊祜李

氏子及圓澤故事等亦不少奈何

人心之心與五臟之心同乎不同乎癸辛踞蹻之

心者非和扁之所醫也

性即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理無不善故孟子稱

性善是也然則所謂惡則性外乎性內乎曰性

外則性外無物曰性內則性本無惡惡之所自
出之本原果其何處乎是先儒之所未言也豈

易言哉

坦齋筆衡云張南軒死而其屍如水晶呂涇野作

薛敬軒祠堂記云文清死而其形如水晶是果

何謂哉與佛氏舍利之說奈何

古今人物論載伯夷叔齊事云夷齊在西伯時已

為大老其於武王時既已死矣乎夫夷齊諫

武王也何不於從容閑暇之時而於馬前急遽

之時哉是亦可疑也其餓于首陽者蓋其逃孤
竹之時而不必在於武王克受之後歟是亦可
疑也余按彼議伯夷傳駁史遷者固不為無據
也然生於數百千歲之下議古人傳記之說不
免測度之見而有不知量之弊雖然西伯時以
伯夷為天下之大老則武王之時似應既死又
論語稱逸民而以夷齊在虞仲之上則夷齊之
年齡可不在太伯仲雍之下然太公與伯夷同
稱天下之大老則太公猶生而在成王時然則

夷齊之生死亦未可知其何時也若夫夷齊餓
而死與左傳惠公生桓公而薨杜氏注云惠未
必以桓生之年薨是古人文法也故聖人譏齊
景子駟之富而稱夷齊之餓唯是貧而終身而
已歟然史遷謂伯夷餓死夫伯夷者豈真餓草
哉

古今人物論載郭子章管蔡論有云武庚者孝子
也三監者殷之忠臣而文王之孝子也以文王
以至德服事殷故也周公者不忠于君不孝乎

父余讀而甚奇之又見言史慎餘有云紂以崇
侯虎之言囚西伯大顛闕夭散宜生之徒賂紂
乞文王紂赦之崇侯者忠臣而大顛等者叛臣
也余又益奇之然及讀周書多士篇其注云張
氏曰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也王氏曰周公未
始以殷民為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
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
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周公於康誥酒誥多士多
方等書未嘗出諸口也於是知彼之所謂蓋出

於茲也然其譏周公太顛等甚害名教由是觀
之皇明儒者信口而亂道者不唯好奇之甚而
已其學問亦壞亂歟不然君上曷不禁止若斯
之文乎

老子曰明白四達莊子曰虛室生白程子曰堯夫
如空中樓閣

或曰鳥獸之畜於家者人見其死矣其餘飛禽走
獸自死于山野者人未之見也偶有之亦是擊
於就鳥鵬攫于猛獸而已或曰入朝鮮時多見鴻

鴈瘦而自斃者蓋凍餓也

人皆稱霧海之南針夜途之北斗世傳周公作指南車今運海船者有名士圭者以磁石引鍼鍼頭向北云云所以針指北者何哉本草慈石部有寇宗奭玄石引鍼指南之說蓋以其陰石故針頭向北耶

武庚三監流言時微子箕子無則已有則何為無意于舉動耶

繼母殺父則為其子者為奈何哉殺繼母歟不可

殺歟若又實母則如何

舟將覆時舟中一人無敬焉色岸上有久問之答曰

心存誠敬岸上人曰不如無心

取天下與治天下孰難

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有不同乎

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故聖人以不傷身體髮膚為

孝曾子臨終啓手足然曰戰陳無勇不孝也奈

何

水火者民生不可一日無者也而無人惜之者至

多也ケルコト聖人之治及其至也メシカ使金銀米穀如氷火シラ歟如何

顏子如愚ナカト與老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ナカト差別奈何ナカト甯武子之愚又奈何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ナカト朱子以為老子之愚ナカト民者朝三暮四之術也奈何

老子之去智黜聰明者孟子之惡智ナカト之為ナカト鑿者ナカト是同耶異耶

史記周幽王娶由侯之女生ナカト宜曰後王嬖廢ナカト如廢

申后去ナカト宜曰申侯怒與西戎攻王而殺之ナカト諸侯與申侯謀立宜曰是為平王ナカト由是觀之申侯者平王之外祖而弑父之賊也ナカト於平王以為不共戴天之讎ナカト歟以為立已而有德之外祖ナカト歟

陶朱之泛五湖留侯之從赤松何愈ナカト

孔子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ナカト然則聖人之謀與孫吳之謀其異同如何

女主之為ナカト天子有女嬀有呂氏有武氏本朝有神功推古齊明持統元明元正孝謙准通鑑綱目

例而記本朝編年則與女主有天下為天子耶
自新田足利亂而有南帝有北帝孰為正統乎以
後差我之命見之則有兄弟相及之義然則後
醍醐前後持明院可繼乎而未有受禪奈何哉
有父子相繼之法則逮後村上之子為南帝然
則吉野之幽居其陸秀夫舟中歟又如何

堯有九年之雨湯有七年之旱果然乎抑又其在
位前後年數間隔歲月而然乎湯之祈桑林時
乃雨堯何為不祈乎夫水旱者應人主之蒙僭

堯湯之聖而何蒙僭之有不知水旱之災有大
小而可移與不可移在天與在人不同亦有
之歟

或曰積石高居地上何為地不陷哉今以鮐桶蓮
器壓之則墊下必矣或曰富士山下地萬古如
此不陷不堅是地氣載之歟所謂太氣所謂剛
風於是可觀焉

此一卷壯年所作別為一小冊號格物端緒
舉多般疑義而欲窮其理也今併入于隨筆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隨筆四九十七條

東山建仁寺長老誓古澗送我行以詩曰士峯元
 是小蓬萊四序看花雪作堆絕境雖奇何及洛
 縱逢徐福早歸來余次其韻曰魯聞海外有蓬
 萊富士巍然邪馬堆雪似出東山上月白鷗疑
 是鶴飛來書而附長谷吏部守尚之使便
 素庵送詩曰而吟話別望天涯莫向東關遷月華
 縱士峯風景雖好歸來京洛見春花比之於古

澗之詩則意同而語拙余和之曰雪嶽高寒東
海涯昔時徐福自中華洛陽錦與蓬萊藥三月
櫻花六月花

舍弟信澄寄書云三月盡日紹元席上侍惺窩側
富元夫亦在焉各賦暮春詩而以春字爲韻蓋
惺窩命之也惺窩時偶於架上讀程子書故其
詩曰莫道韶光唯九旬多君溫故更知新末頭
黃卷程夫子留得四時和氣春澄詩曰一夢風
光過九旬鶯鶯稍燕象已爲塵任佗今日忽垂晚

和氣君邊常是春惺窩見之以其事不異故別
又賦一首以示二三子曰浮生聚散轉頭新何
幸今朝會友人三月正當猶小盡欲留易暮日
暮春元詩曰草堂席上接高賓花謝綠生時事
新落日回頭三月盡吟遊秉燭曉鐘春曉鐘春
難連下
元夫詩曰鶯鶯老花飛風景頻青青草色這回
新諸君席上得佳興可惜猶殘半日春余見之
則親如在其席欣喜和平就中得澄詩而愈悅
設使余在其席而賦詩亦不異乎澄子之撰是

以有喜

紹元寄短詩云一別若三霜瞻望陟彼岡盍歸春
已夏處處穢衆芳余讀之偶有感先是余赴富
少年宅作詩惜別其詩云梅花斜倚牆窓外易
昏黃常勸少年學必遺千歲芳元夫信澄亦有
詩余忘其詩它日惺窩和曰師友赴東方少年
寫別腸相思梅意暮惟德認餘芳元夫家藏晦
翁所書留芳二大字故以芳字爲韻今見元詩
而思之以書于此元者從余遊者今將志于儒

學故余見之於惺窩

祖博寄詩云遠隔白雲萬里山期君幾度望東關
歸來願話士峯靈矮屋炎天半日閑信澄和而
寄詩曰子規已到泣空山客未催歸自掩關舉
首東望無外事別來唯是侶偷閑余答云道中
萬水更千山上馬乘舟歷幾關可被洛陽朋友
笑今時不若舊時閑又答澄云十尋杉綠淺間
山三保松青清見關佳境元來雖處處官私一
日不能閑

富元夫書中載惺窩詩二首皆紀州作也舟中即
景云遨遊諸客海城傍漱豔水光連彼蒼撥刺
跳魚新出網一聲欸乃逐斜陽見太守庭際芍
藥有感書所思云滿庭芍藥絕比倫白白紅紅
錯雜新亡賴國家賢宰相除斯花外更何人以
余觀之可謂詩人之風也
仲夏下旬赴于土方丹后守之寓舍偶賦山水云
窓前舉目見青山夏木陰森久忘還日夜工夫
須務本源頭活水自潺湲

丁未五月二十九日庚申也人皆不眠而達旦蓋
其本于酉陽雜俎守庚申則三彭滅之說而然柳
宗元作罵尸蟲文闢之廓如也夫段成式甚信
道士之言故其所言多怪誕

六月十二日之夜海鳴動而至朝其聲如鼓鼓駿
府距濱一里許蓋有風而然乎子休所謂海運
也鵬鵬徒於南冥去以六月息者也由是觀之
則六月謂季夏而非謂半年者歟然則六月息
謂風也

信澄書中有蟬詩曰森森綠樹滿庭生閑對遺編
心自平今作舜民千載後南風琴即在蟬聲余
下二轉語曰解民之愠不在於人在於物言者
無罪聞者可戒

六月以上十條慶長十二年丁未侍駿府而所筆
也想其仕官之初望鄉之意甚切者見於手

澤

幕府謂余曰爾與朝鮮三使筆談何事余對曰理
氣以爲一耶以爲一耶彼答曰理有二而已氣

有清濁四端出於理七情出於氣此言如何彼
答曰喜怒哀樂之得正者爲清不得其正者爲
濁而氣亦出於理朱子象山何愈彼答曰朱文
公集諸賢之大成何比之於象山余蓋有意而
問如此欲試之也儒先之議論布在方冊余嘗
皆見之非問彼而后知之也彼答乃儒生之常
談耳不足爲多矣

慶長十二年丁未朝鮮信使呂祐吉慶邏丁
好寬來朝將赴江戶而過駿府逗留不日故

一會面而已

以形而言者有矣夫以理而言者有矣夫合而言者有矣夫天其運動乎物之運動也則無不有方所然則天亦有方所乎其然豈其然乎自匪驗於吾心者孰能與於此哉

天地萬物自理出然則惡亦自理中出來乎理者善而已矣曷嘗有惡來然則惡之所出果何哉我心既知所謂惡是何心哉於是性善誠可見也然非大賢者即不能共語此

善之理一而善之事不一譬則於色有青黃赤白異於味有甘酸辛鹹苦於是能詳能明則微箕比于周武伯夷事雖不一而理即一也五色五味皆善而色味之理一而色味不一故去之諫死為奴事其不一而仁即一理也鷹揚叩馬事異而其理即同歸於善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丘也幸有過人必知之觀過斯知仁矣此三過字義不異若此之過其雖貳而不改亦可矣歟豈真不善哉

成湯改過不吝孔子學易可以無大過此二過字
有疑乎若以為向三過字義則何必曰改之不
吝又何必曰可以無哉若以為不善則聖人生
知安行豈其有過惡哉

顏淵不貳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小人之過必
文過毋憚改此四過字義皆無心而為不善之
謂也蓋隨處隨入其字義不同若斯乎

台家安然法師立始起有情彼有疑於此乎安識
氣化形化之理哉有一禪人告余曰米穀俵中

經歲蟲生是亦無而忽有者也

莊子號南華如何曰莊周夢為蝶入於南園之華
葉近頃有一書云南陽方也於卦為離離明也
莊子之書明而有光華故名

莊子云三月聚糧具艸廬文曰聚三月之糧因此
觀之澤若蕉之文法歟

坡仙別集曰東坡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
者土之皮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曰然也
春按鶴林玉露云波者水之皮也

坡仙別集曰司馬公薨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
封角狀東坡嫉其恠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
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春按諸書皆曰慶糟鄙
俚叔孫通而此所云者蓋又一說也

僧九淵人生識字憂患始詩老杜三川蘇八州何
人世上不多憂扁舟莫棹巴江月聞說春波學
字流或曰春波之春字虛而為衍乎惺公曰不
然春字好此一二句後改曰蚌割龜焦憂更憂
結繩上世寄身不如月兩朝三百首注云句題

以第七字為詩之第四句之韻云云是故實也
惺公曰不然唐宋及我朝五山先輩皆不有如此
此云

九淵詩煙條若與武侯似合答黃鸝三請恩江西
曰此與字為衍字

世俗傳云日本人詩而已又不好唐宋人詩而已
亦不好初學者兼之而可也故如月撰兩朝三
百首自注釋云云心星子曰此事可笑

禪林文則惟肖詩則心田四六則太白講釋則江

西

慧鳳之周鳳瑞二僧同時而世謂瑞溪為犬鳳以對對之故也然以今見之瑞溪者不可及也其博覽冠諸輩竹居清事未見之故未詳慧鳳文采如何

老者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果不視聽乎佛者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果見聞乎楚失之齊未得也伯夷之於惡聲顏子之於四勿視聽所當視聽者也非若異端之田不視聽果視

聽之謂也差之毫釐繆之千里吁心不在焉見而不見聞而不聞敬哉

范淳夫唐鑑罪魏徵之事世民削則天之紀年而以帝在房州皆為中宗紀朱子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以蜀為漢正統二公之意皆春秋之法也

王陽明詩曰影響猶疑朱仲晦支離却笑鄭康成陽明以為朱子亦未得其形與聲也故以影響二字議之曰朱子不可非也我於王氏而觀其

不足知量而已

去歲誦論語今茲誦孟子又誦論語於是乎漸覺其氣味有在而若有覺夫自然與事實之言句之有味而未能到洒然處不怠則到焉乎

嘗聞諸師曰諸書如自暗出明也唯春秋如自暗入暗也學不到至處則未易言春秋

師曰今人下禽獸一等二等若毒蛇螫蜂類亦人不觸則彼莫害之今人不然披引之近之而後陷阱而下石其害大於毒蛇

人有掩形支勝則足矣何以多欲為哉有父母則

必曰父母在故有子路負米毛義奉檝之事忍

為之無父母則必曰我孤獨也哀哉終日營營

蚩蚩壁如為僧則欲口耽味心好色為俗則羨

僧之閑清是諺所云寒地獄人羨熱地獄熱地

獄人又戀寒地獄者也畢竟是皆不知足之所

致也故曰貧莫貧於多欲富莫富於知足

朱子曰漢儒善解經者也是有意而然不是許之曲禮全經已見之矣周儀二全經未見之欲見之

志確乎不可拔丙午之秋於伏見府中見周禮
全經又見南軒集象山集吳草廬集呂氏鄉約
等書欣欣然有喜就中象山集元吳澄序明王
守仁又序有十冊

理氣一而二二而一是宋儒之意也然陽明子曰
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由之思焉則彼
有支離之弊由後學起則右之二語不可捨此
而取彼也要之歸乎一而已矣惟心之謂乎
物理不空宇宙無窮鳶飛魚躍道在其中

余嘗問惺窩曰伊尹放太甲於桐陳眉公謂放當
作教蓋字之訛也然孟子曰無伊尹之志是篡
也則果放之乎少焉答曰教亦有放意在歟吁
何陋軒所謂良知者出自孟子而后發於吳季子
雖然其所指豈孟子之本旨也哉唯是與生之
謂性無以異耶奈何奈何紫陽門下後謂之陽
儒陰佛

古人有言書心畫也又云意在筆先夫肩之所倚
肱之所屈伸腕之所運動拳之所開闔指之所

曲直皆是有本也本也者意也意也者心之所發也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以形為心役莫以心為形役故意以使肩肩以使肱肱以使腕腕以使指指之所握把無不由本也是所以筆在意後者乎故周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誠哉此言也繪人者不能繪其情雖然有內者必有外其心情之見於詞語既筆之於書豈翅筆法字勢而已哉庶乎古人之心可以見焉

鬱鬱黃花無不般若青青翠竹便是真如似則似

是則未是豈啻魯黠之見解却無顏子之工夫故異端之似是而亂真者先哲之所誡耶

黃山谷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是步驟韓子之雜說伯樂與馬之論耳且夫臯比為虎皮則把臯對馬亦苦吟

康節之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程夫子見之以為真風流之人豪信哉豈尋常詞人流連於風景者之所跋及乎追還馬者朱文公也故其詩有向上之工夫而已

鳳鳥至河圖出者犧文之瑞也春秋成而麟來論語出而雉鳴者孔子之祥也

儒曰太極道曰金丹釋曰圓覺合井會糊滔滔皆然故云千歲無真儒吁有入耶否
今俗間有三墳書云者是贗書也若使實有之則聖人豈不言之哉世之陰陽占夢醫方及按騷等書悉皆託之於黃帝乃誦述之誤也戰國之世許行爲神農之言孟子闢之廓如也遂比於南蠻鳩鳥侏離之言豈神農炎帝氏之道乎哉

朱文公曰世間僞書如西京雜記則顏師古已辯焉

論語云行有餘力則學文行者本也文者末也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爲先行爲後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雖然能知則行若知之不能行惟誰之愆乎可不勗哉

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右大明詩人邊庭實題文山祠之句也吁忠義之感入心雖

百世之後死如生之年也

蟹曰桀步以其橫行于天下也
王曰禹步以其不遇邪惡也
河豚曰西施乳以其宴安醜毒也
菜曰元脩蔓菁曰諸葛以其利民食也
吁善人不善入之名及物亦若是不思且懼乎可不誠之乎

翠竹真如黃花般若見則高也然無其實
鳥飛魚躍道在其中
上下明察活鱉鱉地萬物備于我
皆實理也吁大哉若夫所謂翠竹黃花則豈唯

見解之虛遠本無工夫之實用况世間常住滿目青山乎
淫於異端者如此歟

張南軒云春風駘蕩家家到天理流行日日新步驟明道所謂時人不識我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是豈尋常墨客所跂及乎哉
吁方寸春風天下歸仁佳哉

鳥飛魚躍道在其中盖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其尊卑貴賤之位古今不可亂謂之上下察也
舉鳥魚之微小而

而天地萬物之理具於此矣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有羽者之所以飛翔有鱗者之所以沫躍是何故乎天地之間道理炳然故天尊地卑上下莫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餘亦然會得則活潑潑地不會得則枉弄精神不可不致思乎勉之

周元公之主靜程伯子之定性叔子之持敬晦翁之窮理南軒之義利之辯皆是其所體認也學者若無體認之實則所學何事哉所謂書自書

我自我果何益乎故聖賢千言萬語唯要其守約也若夫饒舌如鸚鵡博覽如大軍遊騎則豈其守約之謂哉庶乎學而思思而學不有罔殆之患是所以望後學也卿曹努力

夫視也聽也言也嗅也是竅孔之所為也然其明其聰其慎其顛得其理者罕矣況於通諸方寸者乎世人莫不有形質則自莫不有九竅何以失視聽之正歟形之有龍耳目雖可憐而心之聾盲可憎不可憐也誰提金篦刮爾眼乎

一草一木各具此理格得窮得了畢不外此心天地亦然人倫亦然視聽言動亦然所謂豁然貫通者歟

僧宗杲謁張南軒因問一貫之旨南軒曰一貫不向汝言之汝試道忠恕來吾將聞之杲閉口而去彼常與士大夫言則云寂然不動感而通不言天下之故亦是其作畧也所感通者是何哉不言天下之故則是掠虛也張子韶之輩見地不堅定遂被咬動而陷其窠穴彼以誑子韶之

話攔而窺南軒譬如栢直之對淮陰乎雖欲不欺豈可得乎彼不欲言天下之故則何以得知忠恕耶宜哉南軒之不答一貫而以忠恕中彼病根吁快哉

大學之格物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養氣中庸之命性誠明皆是其要語也談何容易世之好簡畧者摘若是之言以為本唯在此何其踈哉若其不知忠恕豈及一貫乎其餘准之不翅四書而已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書之欽敬易

之時義春秋之勸善懲惡之類亦復如是雖聖人之千言萬語使人欲其約已然說之詳教之懇未必以一言而發起若只簡略而見之譬諸崑崙吞棗矣豈其可哉何以得知其味也常編三絕於聖人尚然況於學者乎故程朱之教誨使人好讀書體認之身則有益矣若不然而書自書我自我何浹洽之有吁聖賢之書家家戶戶充於棟宇方今為盛而未見其好讀者夫聖人之心著于言語其嘉言載在方冊在千歲之

下欲見古之聖心舍六經何外求哉孟子謂堯舜亦與人同而已顏子謂有為者亦若是不可不勤焉庶乎莫自棄莫自暴天地之性人為貴不亦大快乎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即是程子所解也謝上蔡謂之惺惺法尹彥明謂之此心收斂不容一物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皆是本于堯之欽明湯王之聖敬文王之敬止周公之敬德孔子之篤敬不可不知焉古今聖賢之

修身治人悉不可不由之吁夫心兮本虛應物
無迹若不敬則高而無實用而不安故存心之
要無如篤敬此心在焉即敬也勉乎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
明皆是聖學之所揭示也學者不可不致思也
雖然無平日之學習而欲躡等則諺所謂崑崙
吞棗何知其味哉唯恐其齧口裂吻者多也故
勤格知之工夫而後可以得至善之所止與於
是一貫性善誠明亦其理一也

王右軍謂心在筆先柳誠懸曰心正則筆正蓋人
心使肩腕又使手指其所把持者筆也方寸中
有方有圓其所運動得其正筆隨之而文字之
方圓無所不可也是不止筆勢字體而已事事
皆然故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
游揚之立于伊川門雪與神光之安心可以異也
陽儒陰佛之徒欲傳會之豈可乎禪者說儒儒
亦禪不可不察

古人以大學中庸消永月落花紛續之時燕子呢

古嘯之候可為流連於風光徒爾送日夜乎寸陰
之璧一刻之金最可惜焉龜山先生有言少年
勉學志須張若否則荏苒光陰不來可不誠乎
思焉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右明道先生
之語寔非尋常才子之所能及也

曾點之風雩曾子之日省父子氣象不同然聖人
皆許可之邵子見花伊川不見花共是宜矣學
者以為如何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云云杜老句也人皆有
心皆有眼然不濺杜老淚不驚杜老心既無杜
老句況不得其心乎

杜陵翁詩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評詩者謂有
中和位育之氣象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學者能
體認焉則天人一體之理在茲矣天德自有元
亨利貞之叙人性自有仁義禮智之叙天人一
理可以知之

道與天通，宇宙無窮，鳶飛魚躍，仁在其中。君臣父

子，惟孝惟忠，努力。

問：一貫則先答忠恕，是南軒之所以排泉老不亦

可乎？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知一貫，兩個五百

狂禪之話柄長，而無實酌物則漏，何用之？

佛老心無所住，而能應變。上蔡能觝排了，故論語

無適無莫之集注已載之，應無所住者，虛歟而

生其心者，應歟？是佛氏與儒相似處，故陽明引

之。延平曰：未發之中，一變陷於釋氏毫釐之差。

千之繆不可不辨焉。又變化之言，易大傳中庸

稱之，莊老所言亦似而非也。

陽明所引見
答陸原靜書

智圓閑居編云：夢無吉凶，由人也。曰：信相夢

金鼓法華夢國主，非記夢如何？曰：以理明之，夢

其虛乎？曰：苟以理明，豈一夕之夢也？百年亦太

夢也。百年善惡可記也。一夕之善惡，胡不可記？

耶？噫！記百年之虛善，以誑後世，吾寧記一夕之

實夢也。羅山謂智圓學天台教，頗嗜文字者也。

郭象注莊子夢蝶曰：百年一夢，僧湛然法華釋

亦引之是智圓之所據也周禮立占夢之官獻
吉夢贈惡夢夢有吉凶明矣若無吉凶何有其
占哉彼黃梁槐安之類雖不可語而可少警人
且自省者乎

事文類聚引文中子云至人無夢須考本垂身本
朝近代禪者說夢一字云夢者妄想也迷也聖
人無妄無迷既悟了所謂聖人無夢也大惠書
中太旨不過說寤寐恒一夢覺一如而已列子
穆王篇多說夢事張湛注云夢覺不異又莊子

云夢之中又占其夢焉據是等語果老所以如
此拈出也於是益知浮屠之言出于莊列也如
東萊議夢則以文而弘其理又二程全書朱子
大全及語錄等說夢之處往往有之是吾儒之
夢語也詩書禮論語皆稱聖人有夢其理乃程
朱詳論之不可謂聖人無夢也

釋氏以彼五戒比此五常此不藉彼彼不能不藉
此蓋彼無本故也其餘彼此相似者皆然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墳道也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
之五典典常也言常道也按周禮有三皇五帝
之稱故安國說三皇五帝如此又史記秦本紀
有上古皇帝之稱號是故後世多從安國之說
雖然仲尼唯以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故
胡氏獨從焉

或問聖人有喜乎曰有之象喜舜亦喜又問有怒
乎曰文王武王一怒安天下之民曰有哀乎曰
關雎哀而不傷曰有懼乎曰臨事而懼曰有愛

乎曰仁者能愛人曰有惡乎曰仁者能惡人曰
有欲乎曰孔子欲仁

六經雖說敬然秦漢以來無知敬字義至程朱始
說得實好其曰欽曰謹曰慎曰恭曰儼曰寅曰
翼翼曰戰兢曰戰栗曰恂慄曰戒懼曰畏恐之
類皆是敬

性有天命有氣質天命之性本善無惡孔子所云
繼之者善也子思所謂天命孟子所謂性善稱
堯舜是也氣質之性有善又有惡孔子所謂性

相近是也。雖然善學則變化氣質可以為善。故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不性焉。

小學題辭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細。論德則曰：元亨利貞。說氣則曰：水火木金土。說時則曰：春夏秋冬。說方則曰：東西南北。說色則曰：青黃赤白黑。說味則曰：酸甘辛苦鹹配。臟則曰：心肝肺脾腎。其外有五數者，咸莫不配合焉。然四德歸于乾元，五行出自一氣，五常在於一心，五臟具乎一身，四時備于一歲，其餘可

類推焉，皆是一理也。

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程伯子曰：子思為人處喫緊活潑潑地，夫天地上下之間，鸞不躍于淵，魚不戾于天，君尊在上，臣卑在下，父有父道，子有子道，男治外，女治內，此道萬古如此，常常不變。故舉鸞魚以明道體之在面前者，與活物躍動相似。聖人逝川之嘆，亦如是乎。書云：玩物喪志，玩人喪德。謝良佐愛一硯，程先生曰：玩物喪志，良佐聞之汗流浹背，於是放棄其

硯按西旅貢鬻武王受之召公作書戒之諫之
玩物喪志者周書旅鬻篇之語也雖然玩物適
其情謂之游則所玩亦有異歟

朱文公云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按動生陽靜生陰
其理元來固有故也凡有氣則有理其氣所以
有動靜萬古如此自然者理也太極者其至極
之實理也有理而無形故云無極而太極先儒
指氣為太極非是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

則不是古今論理氣者多矣未有過焉者獨大
明王守仁云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
周子之主靜明道之動亦定靜亦定伊川之主一
朱子之窮理各有所悟入處其成功一也至皇
明一代之巨擘如陳白沙之靜坐王陽明之良
知則雖似頓悟雖有高明然不平易歟
許魯齋應世祖之招必出曰不若是則道不行劉
靜修屢徵不出曰不若是則道不高

伯夷者聖之清柳下惠者聖之和伊尹者聖之任

孔子聖之時彼三子者猶春夏秋冬各專一時
孔子者猶元氣周流而成歲也故云集大成
或問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如何答曰前
村一犁兩似則似是則未是只是儒中之禪乎
所謂王登寶殿野老謳歌此等話擲亦如此
李耳曰道可道非常道其所謂道者言清淨無爲
也言天地未分也夫人生乎今之世不可爲上
古之無事而况何以置此身于天地未判之先
乎若以天地爲譬喻以渾沌未開爲不起一念

則一息未斷之間何以不起一念乎人本活物
也爭與枯骸似與蒙叟之槁木死灰及柴立之
說亦如是異端之言語也聖人之道不然其道
不在君臣父子男女兄弟朋友之外所以行之
者五常也五常本在一心此心所具之理即是
性也人人所共由者道也得道于心謂之德故
道德仁義禮智其名異實一也非李耳所云道
也若棄人倫別謂有道則非儒道也非聖人之
道也非堯舜之道也

凱風詩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所謂天下無不是
底父母韓子美里操云臣罪兮當誅天王聖明
伊川曰善道文王之心出來

呂東萊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
之無君者也左傳云武王遷鼎義士非之杜預
曰伯夷之屬也孟子曰武王誅獨夫紂未聞紂
君也故曰扣馬鷹揚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石碣殺其子厚君子曰大義滅親雖然未聞子紂
其父謂之大義也令尹子南之後唯有李璣者

之而可以論焉

人有恒言僉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大學云自天子至庶人皆
以修身為本身修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
天下平中庸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亦謂此也
柳公權與唐帝聯句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
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云此聯句有羨而
無箴與其嘗為筆諫相異何也唯欲其居氣相
移清陰分四方者也

古詩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故朱文公勸學所以不待來年孳孳為善無倦則可無老大之傷非渥洼之驥兒其志千里可不思之乎

大學之明德者本是堯之俊德也其親民者百姓乎章黎民變變也其至善者安安也皆是自欽明出來故知大學之教悉本于堯典所謂述而不作者乎且其所援引之文王之敬止亦是本于欽歷代之聖賢以敬為主者昭晰於詩書不可勝計也夫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

身者心之所寓而心者身之所主也所謂明德者心之體用也明之則大學之教也故云修身為本此身所全具即是明德也學者莫向外求之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浩氣中庸之誠明皆是聖賢之要語也而不知次序不識先後唯云是已如是而已矣則井中見天也昆侖吞棗也故君子之於學也博約為貴矣俗所謂擔板漢與此何異哉警言焉

此一卷散在家集及涉獵手抄者採拾錄之
又士林濟濟友人門生等無貴賤無親疎有
求語則臨紙揮毫其文有相似者又有意同
而文異者而其求之之人未悉記誰某故不
拘次序不遵分類合為隨筆以編於此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終

